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72

門 口 12
蒲 卷

春秋集解卷第十七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冬温也

武夷胡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冱寒而常

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氏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劉氏敞林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

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爲足食也賦爲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爲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高郵孫氏曰公穀之意則以爲甲非人人所能爲而使丘作之人人而爲甲也夫甲者惟工人能爲之耳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人皆爲之丘人皆爲之則是盡魯人皆作甲也何其不近人情之甚乎如杜預之說則以爲甸出甲士三人而使丘出

之也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而使丘出甸賦丘豈
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民如此之暴也蓋古者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一甸之
地兼有四丘而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
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
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

武夷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
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
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
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
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
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
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
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
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
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
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

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呂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爲政民力屈財用竭則亦反其本而已矣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丘甲當是之時事其君者皆不知反本之爲務而以取救目前爲急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爲迂闊不切之論也如世之治病者不務實其本而唯病之攻病雖暫已而元氣脫矣戰國以後并吞戰爭日不暇給其以反本之說爲迂闊不切之論固宜然而其國家亦從而顛覆此療病而不先實元氣之罪也有若之對哀公固世之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聖人所甚戒也所謂丘甲者賦丘爲甲也取於民已重非常制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武夷胡氏傳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齊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

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
也其辭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
非怙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
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之困之事也
爲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
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
齊懼晉蓋三桓懷忽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
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 公穀作貿戎

左氏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

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
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
王人來告敗

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武夷胡氏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
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
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
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
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
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

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徼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魯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

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衞諫曰齊疾我矣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晉人許之

杜氏注鄫齊地

劉氏傳師言元帥者也其曰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何譏何譏爾古者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魯一軍多矣二軍非禮也三軍僭也四軍悖也亡制甚矣

武夷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

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

通志堂印

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呂氏曰魯帥師者四人言權均力敵主軍事者不一也且言軍衆過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穀作爰

左氏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傳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讎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讎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揖而去之郤克眯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於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輦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百里

武夷胡氏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

夫爰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
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
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
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
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
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
克使魯衞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
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
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
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傳八月宋文公卒
庚寅衞侯速公作遬卒
左氏傳九月衞穆公卒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鄆之賂也
武夷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
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
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
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攷於建邦土

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公作邾婁)人薛人鄫(穀作繒)人盟于蜀

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是行也晉辟楚

通志堂

畏其衆也

伊川先生解楚爲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伐我師干蜀致賂納質没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懲忿窒欲德之修也不忮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儒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圍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鄉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

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公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義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邾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鄙敗諸丘輿皇戊如楚獻捷

杜氏注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伐鄭討邾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鄢敗諸丘輿夫討邾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此叅彼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公作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

常山劉氏曰春秋宗廟之事得禮者不書凡書者著其失也廟災而哭於禮合矣此何以書乎曰廟災所以哭者為神靈之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宜哀也新宮者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

遷也何以知其然曰丹桓宮楹刻桓宮楠之類皆
舉謚以目之此而曰新宮故知其未遷也宣公終
喪當遷於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入哭此何禮
哉宣公薨至於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茲可知矣
言哭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吕氏曰宣公之薨至是服除未久故謂其廟新宮且
從當時之詞也新宮災其亦簡於親甚矣莊一十
二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楠何以不言新
宮桓公死已久可以言謚宣公死甫除喪未忍遽
言謚也故曰新宮

乙亥葬宋文公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攻於經未有以驗
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
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隆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
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爲越禮踰
時逮乎十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
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
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
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

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
毀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
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
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

襄陵許氏曰著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
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唯霸國有卿帥師至是諸侯
書卿帥師霸統微也

武夷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
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
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
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
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
之

杜氏注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公作將穀作牆）

左氏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注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

襄陵許氏曰晉滅潞氏書師滅甲氏書人而伐廧咎如書卿者從諸侯之兵也從諸侯之兵以伐夷狄春秋書卿始此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在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在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

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杜氏注春秋時以強弱爲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爲小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聘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劉氏意林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志於仁而已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也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

鄭伐許

伊川先生解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馮弱

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爲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録耳一字爲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公作運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敖之田

伊川先生解稱鄭伯見其不復爲喪以吉禮從戎

武夷胡氏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陸氏纂例鄆伯姬杞叔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

武夷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爲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爲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爲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公作秀于穀

左氏傳夏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杜氏注穀齊地

梁山崩

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高郵孫氏曰春秋災異及於天下者不以國言以其異不主於一國也

武夷胡氏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

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取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在其可忽諸

襄陵許氏曰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微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黃池王霸道盡

秋大水

襄陵許氏曰變異之發猶疾病之見於脉不虛設也人君能恐懼修省親近善人退遠邪佞猶可及也不然必又於亂亡無疑也春秋之世多大水皆陰盛邪勝所致也其可不自省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公作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蟊牢

左氏傳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冬同盟于蟊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杜氏注以新辭謀于靈爲辭

伊川先生解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杜氏注蟊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蟊牢不顧甚矣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劉氏意林立武宮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爲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

常山劉氏曰禮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不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毀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定元年九月立煬宮同

取鄟

穀梁傳取鄟鄟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杜氏注附庸國也

武夷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 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王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朋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遺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鄟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

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
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公作率下同師侵宋

左氏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吏
侵之

夏六月邾公作邾婁下同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左氏傳六月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武夷胡氏傳魯遣二卿爲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
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
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
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
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
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

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
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
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戈有國之重事邦交人
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
以罪之也

襄陵許氏曰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去年與宋會
盟而今年魯衛伐之此必有晉命矣前書宋魯之
聘後書宋魯之婚則知侵宋非魯志也禦寇之利
務順相保而景反使諸侯搆怨如此則楚必有以
量中國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襄陵許氏曰前此外志諸侯有卿帥師者矣至是書
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晉遷於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襄陵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
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
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
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
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
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
還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
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
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武夷胡氏傳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
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

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
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
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
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
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
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
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
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豐而崇降者文
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

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襄陵許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晉救雖至鄭已苦兵矣志救猶恃救也正書欒書帥師以楚師遇之而還不無功也存霸統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觡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

范氏注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

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郯

左氏傳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

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寖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爲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鄆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於鍾離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傳夏曹宣公來朝不郊猶三望

武夷胡氏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内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略言之爾

襄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公作率）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於氾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公作邾婁）子杞伯救鄭

左氏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

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心病楚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

武夷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氏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

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軌甚焉

陸氏纂例淳聞於師曰韓穿受命而來不能諫止其惡可知矣

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於齊取之晉侯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惡之

武夷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矣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爲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

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

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 杜氏注自為迎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襄陵許氏曰錄伯姬始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何氏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

杜氏注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武夷胡氏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杜氏
注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
哉弗聽八年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
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
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
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劉氏傳趙同趙括之爲人臣也內不正其親外專戮
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左氏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作錫
劉氏意林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大國
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過五命夫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以義觀之錫
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
以彰有德止於其身不世傳者也成公未有明德
大功簡於王室而服過其爵非也

泰山孫氏曰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

武夷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傳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陸氏纂例凡內女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公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已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 逆叔姬之喪以歸也 成八年杞叔姬卒九年杞伯來

高郵孫氏曰特書者蓋明年杞伯來逆其喪將有其末者先錄其本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 公作邾婁 人伐鄆

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鄆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

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鄆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鄆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鄆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襄陵許氏曰吳伐鄆晉弗救至鄆成而伐之則鄆有

辭矣聘而召師霸統衰也內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鄆則何以爲政於天下

衛人來媵

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氏權衡曰衛人來媵左氏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非也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邾姒嫣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注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

伊川先生解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之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

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杜氏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

蘇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國三人凡九女今衛晉及齊人來媵以其非禮故書

武夷胡氏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爲後戒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十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成公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杜氏注爲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爲我也（杜氏注既棄而復逆其喪明爲魯故）

公羊傳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

武夷胡氏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於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愼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爲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攻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爲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呂氏曰叔姬已棄而杞伯復來逆其喪以歸魯人聽而予之是專以強弱輕重爲國無復禮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左氏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伊川先生解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

叛深惡其反覆

杜氏注蒲衞地在長垣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悖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伊川先生解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

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杜氏注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

晉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

武夷胡氏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

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 范氏注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 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劉氏傳晉人執鄭伯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楚人以賂求鄭鄭伯會於楚晉人怒及鄭伯之朝也執之而伐其國鄭人改立君以拒晉然後歸鄭伯鄭之亂晉爲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

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襄陵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菅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羊銜壁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媿於漢武之遣樓蘭也春秋之義自反以盡其道而後責人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子嬰齊帥師伐菅庚申菅潰楚人入鄆 公作運

左氏傳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菅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菅戊申楚入渠丘菅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菅人殺之楚師圍菅菅城亦惡庚申菅潰楚遂入鄆菅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菅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杜氏注鄆菅別邑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菅圍渠丘渠丘城亦惡庚申菅潰楚遂入城惡衆潰楚師圍菅菅城亦惡庚申菅潰楚遂入

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苖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苖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苖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武夷胡氏傳經之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春秋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左氏傳鄭人圍許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
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
歸君
城中城
杜氏注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
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苟
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鄢苟有令政使民效
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
中城其爲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

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
爲國鞏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
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公作率師侵鄭
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
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出公孫剽孫林父寧殖出
衛侯衛侯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
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爲後戒可謂

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脩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

杜氏注媵伯姬也

丙午晉侯孺卒

襄陵許氏曰當景之世楚莊入陳爲霸者事圍鄭圍宋敗晉於邲中國大絀晉志不復遠略而從事赤狄潞氏逮楚莊沒始得爲鞏之役以服齊頃僅不失霸也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莅未反

杜氏注是春晉使羅莅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羅莅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

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劉氏傳葬晉侯也曷爲不言葬晉景公不與葬晉侯也曷爲不與天子之喪動大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惟天子之事焉可也

武夷胡氏傳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爲辱而可書乎

冬十月 公無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泰山孫氏曰公留於晉九月

晉侯使郤犨 公作州下同 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傳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杜氏注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杜氏注言以前之好

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晉之德禮不施將貳於齊而未
能者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
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
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
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 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范氏注鄭伯曰上謂僖二

陸氏纂例啖子曰天子公卿奔者不言出天下皆周
土也唯周公自絕於王故書出罪之也

常山劉氏曰以周室衰微黍離變爲國風號令不行
乎天下則畿外皆非王有故始於周公之奔特書
曰出以王者無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義也故
後於子朝子瑕之奔而止書曰奔由天子之令不
行於諸侯故逋逃罪戾之人晉楚敢受書之而晉

楚之罪亦昭然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地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襄陵許氏曰平桓之詩卖於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罕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公作沙）澤

左氏傳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因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

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
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
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罹莅如楚報
太宰子商之使也十有一年秋宋華元善於令尹
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罹莅成而使
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
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
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
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兇患若有害楚則
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
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杜氏注瑣澤地闕
襄陵許氏曰晉厲之會始此略之不致則以見厲公
之德不能謹始諸侯解體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
狄于交剛
劉氏意林春秋之記戰伐侵入也甚詳然而於夷狄
未有言戰者是何也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中

夏者春秋之所内也所内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爲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

呂氏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夷狄未有言戰者蓋過絶之爲務惟力是恃不以戰爲罪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伊川先生解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計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服屈撓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内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内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襄陵許氏曰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諸侯至於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鄭之役厲公承之始乞師矣當此之時晉固盛強唯忠信之厚不崇而僞飾之文彌勝是以召兵而乞師謙辭也霸體貶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公作邾婁）滕人伐秦曹伯盧（公穀作廬）卒于師

左氏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士燮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郤毅御戎欒鍼爲右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遂晉侯於新楚（杜氏注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何氏注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穀梁傳曹伯盧卒於師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伊川先生解以伐秦爲遂事明朝爲重

杜氏注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劉氏傳公如京師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公非如京師也爲伐秦故如京師也

泰山孫氏曰案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未有因會諸侯伐國過京師朝之之事故曰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以惡之也

武夷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正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於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道人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

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左氏傳曹宣公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衛侯見而復之

泰山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侯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也

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

衛獻至於出奔禍非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
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帥公 作率

左氏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武夷胡氏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
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
然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

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
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
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氏傳冬十月衛定公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
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

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執後後歸父也

杜氏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武夷胡氏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子同盟于戚公作

伊川先生解十三年曹伯卒於師負芻殺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晉侯執曹伯歸公有之字于京師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陸氏纂例以其篡立故公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之也

詳見僖五年

劉氏傳稱侯以執者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曹伯盧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公子負芻殺公子而自立也爲是執之

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舍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因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麟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者皆桓族也杜氏注魚石蕩澤向爲麟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石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麟朱向帶魚府杜氏注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出奔楚

伊川先生解山去族害公族也

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乘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殺公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故去族以示法

蘇氏曰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產爲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公作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伊川先生解吳益強大求會於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一本此下云襄十年柤之會與此同十四年向之會亦同

杜氏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泰山孫氏曰此言叔孫僑如會某人會吳于鍾離者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于鍾離爾

武夷胡氏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於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柏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泰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襄陵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君道微而臣行彰也

許遷于葉

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於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杜氏注葉今南陽葉縣也

襄陵許氏曰凡書遷皆偪也書以刺之時晉遷于新田不書無所爲書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杜氏注冰封著樹

泰山孫氏曰雨木冰者雨著木而冰也

武夷胡氏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

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
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
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
過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氏傳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鄭子罕伐宋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襲
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氏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
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
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
下軍郤至佐新軍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
黶來乞師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

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

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杜氏注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顧我必克之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卻至見客免胄承命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杜氏注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楚師薄於險養由基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旦而戰見晏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公羊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何氏注公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

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杜氏注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武夷胡氏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

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
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
軍門有聖人能内外無患盡釋楚以爲外懼之戒
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
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
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
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
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
圖之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杜氏注側子反

襄陵許氏曰共王不思所以自責而責大夫卒殺子
反故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公作邾婁下同人于沙隨不見
公公至自會

左氏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
公出於壞隤杜氏注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欲
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

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伊川先生解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

曲我直故不足爲恥也

杜氏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武夷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而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逐屈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文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

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侯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公作邾婁人伐鄭

左氏傳七月公會尹武子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杜氏注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傳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伊川先生解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

自京師王命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曹伯之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名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而不罪負芻也

常山劉氏曰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奈何周不能用晉之執寘諸刑典旋使復國失君道甚矣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以譏之曹伯不名曰未嘗絕之也不絕曹伯所以累乎天王也

武夷胡氏傳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公作招丘

左氏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

孫

杜氏注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

劉氏意林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不可言以歸故著舍之于苕丘焉此皆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苕丘非晉地明矣若苕丘晉地也則必曰以歸既曰以歸矣則無所復著苕丘未有諸侯入其封內而復殊其地者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氏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犨公作州）

左氏傳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

襄陵許氏曰詳錄季孫不恥也晉之賞罰英華亡矣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陸氏筭例偃則直書刺者有罪當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作結）帥（公作率）師侵鄭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於

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公作婁邾人伐鄭

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伊川先生解諸侯同病楚也

杜氏注柯陵鄭西地

陸氏纂例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於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

奔莒高弱以盧叛

襄陵許氏曰齊靈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蓼兮戍是貝錦哆兮侈兮戍是南箕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爲將不能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高郵孫氏曰王者一歲而再郊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圜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郊非禮矣而成王賜之魯公受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之郊配后稷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必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

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竝天子之時
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爲祈穀則
已晩以爲報功則太早又魯禮之不當行者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呂氏曰春秋之世霸主之令小國其強大恣橫有甚
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爲名則是
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惜乎其君臣上下習
之而弗著行之而弗察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而
反人道之正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公作邾婁人伐鄭十

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
師於汝二十一月諸侯還
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
伐之不能服鄭中國不振可知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公作軫穀作螽
杜氏注貍脤闕
陸氏纂例大夫卒於他國即書國卒於魯地則書地
仲遂公孫嬰齊是也
劉傳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故史也

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公作邾婁）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公作州）郤至

左氏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長魚矯清沸雕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

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公使胥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泰山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晉殺州蒲

楚人滅舒庸

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十七年十二月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

襄陵許氏曰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也而稱國者二子執君而當國也疾其亂也胥童道君爲亂而亂及之是亦刺胥童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氏傳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

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
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
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
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辛巳朝於武宮逐
不臣者七人

穀梁傳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武夷胡氏傳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
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
以大霈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
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
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
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
欒書身爲元帥親執厲公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
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之外而春秋稱國以
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哉仲尼無私與天
爲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
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闊略如此乎學者深求
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
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十八年春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謂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

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illegible]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晉童而晉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兩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而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少戒矣晉厲公為不道稱國以弒衆辭也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幼丘同伐彭
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
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今將崇諸侯
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杜氏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
逞姦而擯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
也
杜氏注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劉氏傳伐宋以納魚石也伐宋以納魚石則其不曰
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曷為不與納諸侯

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
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
託於諸侯非禮也有其實者居其名無其實者不
得居其名有其名者享其功無其名者不得享其
功其言復入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
復惡也未絕而入亦惡也然則何言乎位已絕未
絕大夫去國君不掃其宗廟不係累其子弟三年
不反然後收其田邑此之謂君有禮此之謂未絕
未絕而入惡也大夫去國君掃其宗廟係累其子
弟去之日遂收其田邑此之謂寇讎此之謂已絕

已絕而復亦惡也交譏之 呂氏曰不云納楚鄭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爾或曰不言納不與納也
然則言納者是與之乎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致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諸侯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於晉而請爲婚

八月邾公作邾婁下同子來朝

左氏傳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氏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杜氏注築牆爲鹿苑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蓋得時猶書也

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虞於鳥

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氏傳言道也杜氏注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亂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

襄陵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公作邾婁子齊世子光同盟于虛朾

左氏傳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杜氏注虛朽地闕

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集解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